

復 活

當今世界已經縮小，安東在藝術界的地位在歐洲站穩後，連日本也請他過去開畫廊，時常來到東方。

而我，因工作或私事，也去過很多趟歐洲，我們在這二十多年來，為甚麼沒機會見面呢？

只能用緣份未到來解釋，多次錯失見面的機會。我雖然沒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告訴他，但是經黃壽森和其他朋友通消息，《料理的鐵人》中的法國菜師傅 Sakai，也酷愛安東的畫，他時常向安東提起我。

數日前，我接到安東的電郵，說要來香港開畫展，我把日期一算，剛好不必出門，回信說等著招呼他。看樣子，這次見面的機會終於成熟了。

「你和二十多年前的樣子一模一樣，一點也沒變！」在文華酒店的大堂相遇，安東擁抱我後說。我當然知道自己蒼老了甚多，而他呢？還是那麼又高又瘦，臉上多了滄桑味，樣子很像年輕時的演員 Jean Marais。

從前的女朋友，當今的太太克麗絲汀娜也來了，她現在已

是兩位亭亭玉立女兒的母親。

在酒吧坐下互訴家常，安東喋喋不休，不認識他的還以為他是一個 compulsive talker 患多話症的人，其實他只是想在極短的時間內，把自己的一切告訴我。

有一點可以相信安東，他講的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，不添油加醋。

我耐心地聽，瞭解他心情的激動，我也有很多話要告訴他，但只是偶爾插一兩句罷了。

克麗絲汀娜記得更清楚，她把在布達佩斯那三天的點點滴滴娓娓道來。見老朋友有這麼一個好處，對方記得的事，將我們的回憶復活。要不然，已埋葬在腦海中，永不超生了。